



常懷幸運心

吳郁梅

花蓮慈院專科護理師

Always Feel Lucky – Yu-Mei Wu,
Nurse Practitioner,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

■ 文 | 魏旨凌

在合心樓八樓病房，收治著神經內外科的病人，在一群穿著白衣的護理師們忙碌的身影中，有一位是專科護理師吳郁梅，微卷短髮，戴著招牌黑框眼鏡，「我覺得一輩子當專師是很幸福的事！」吳郁梅驕傲的說。

從小跟屁蟲 長大跑得離家最遠

郁梅來自苗栗純樸的小鎮，在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，父親家三代都以種草莓維生，經濟並不富裕，媽媽甚至在農忙之餘還要幫忙外燴端菜。即便如此，家人間的感情卻相當好，「我們每天一定一起吃晚飯。即使我們農忙忙到八九點甚至十點，都還是一起吃飯。」郁梅這麼說。

從小就喜歡黏在父母親身邊，無論父母要去那兒，她總會嚷嚷著「帶我去嘛！」這樣的小跟屁蟲，卻在升高中的那一年，毅然決然地來到花蓮念書。

郁梅說：「第一個是我爸爸叫我去念慈濟護專，因為五專收費比較便宜；再來就是不想被爸媽管，所以就挑個最遠的地方，反正也沒去過花蓮嘛！」但事實總與想像大相逕庭。

「來的第一個月我就超後悔的！」郁梅回想剛來花蓮的第一個月，「就覺得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很愚蠢的決定。那時候每天都在罵自己，然後每天都會期待打電話回家的時間，可以跟爸爸媽媽講講話，但只要爸爸媽媽一接起電話，我就開始掉眼淚。」而在電話另一頭的父母即便心疼，卻也只能在精神上替她加油。這樣的狀況，一直到課業逐漸繁忙後才逐漸好轉。

遇瓶頸就進修 不斷突破

畢業後，郁梅進入花蓮慈院履行三年公費約，問她怎麼約滿不回苗栗？「我很懶。」郁梅用最簡單的字描述她的決定，其實是在花蓮，醫院環境熟悉了，同學朋友都在這裡，所以她說自己懶，不想換環境一切重來，到現在一直在同一家醫院，算一算，從五專就學到現在臨床 16 年，已經在花蓮待超過 20 年了。工作的前三年待過神經內科及一般內科的二八西病房、神經內科加一般外科的合八病房、加護病房的歷練後，公費約滿了，瓶頸也出現，「好像就這樣了，不上不下，沒有前進、也沒有動力！」郁梅順著自己的感覺，在畢業後第四年（2007 年）乾脆決定在職進修，報考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護理系，並於三年後（2010 年）取得學位畢業。

回想那段邊讀書邊工作的日子，郁梅笑說：「就是很累！」「第一年的時候，因為夜班津貼比較多，想說可以試著下課後再來上大夜班。但是第一個月就很慘，因為下課後完全不能休息，就是接著上班；也就是你從晚上六點起床之後開始上課，一直到隔天早上八點都要維持很清醒的一個狀態，這實在太困難了。」於是調整成白天上班、晚上上課的模式，剩餘的時間就是實習。「自從去念二技之後，每天就



是過著上班讀書睡覺的日子，放假就是實習，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。」郁梅就這樣撐過曾讓她大感吃不消的在職進修，重點是，後來又開始無縫接軌的繼續，「好不容易畢業了，又跳進資深護理師（即專師培訓）的課，然後又開始讀書、睡覺、上課的循環。」

職涯轉捩大哉問 跨入專師的世界

談起跨入專科護理師（簡稱「專師」）的因緣，郁梅要感恩當年的神經內科主任辛裕隆醫師。由於當時神經內科的住院醫師人力嚴重不足，很多臨床工作沒有人協助，因此詢問郁梅是否有認識的專師？當時郁梅的護理年資已7年，正好面臨職涯的轉換關卡，是要轉往護理行政職？抑或是繼續從事臨床工作，往專科護理師方向邁進？「但我本來就不是管理人的料，我自己都管不好了還管別人！」郁梅笑著說。因此，當郁梅聽到主任這麼一問，就直接了當地回應說：「那我就自己來就好啦！」此後，就一腳踏入專師的世界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郁梅尚未取得專師的證照，是在主治醫師的帶領下以資深護理師的身分來做專師的工作，然後同時進行專師的培訓課程和證照考試。準備考試的前半年，郁梅每天抓緊時間念書，假日就是窩在圖書館，疲憊的感覺雖然比之前更甚，但這段時間所奠定的學理基礎，對日後的臨床工作幫助非常大。

郁梅想起剛當上專師的時候，遇到比較難掌握的病人總是會很焦慮，「因為我們以前沒有處理這樣子的經驗，加上過去是醫師下

的 order(醫囑)我們馬上去做；但現在角色互換，現在是你要下一個 order，然後請你的護理人員幫你執行。所以就會很擔心會不會下錯指令，會不會做錯什麼事、開錯什麼藥。」

此外，寫病歷也是一大難題，吳郁梅說，「因為病歷要用英文寫，這就是很大的困難了！一本新病人的病歷，我兩三個小時還打不完，完全不知道要怎麼敘述那些事情。」為此，吳郁梅還特地去上了一陣子的英文課，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，然後透過不斷的練習、請教醫師、勤查字典，才逐漸克服它。

那麼現在專師郁梅都做哪些事？「我們每天早上交班後，從評估病人、檢視用藥、協同醫師查房、開立醫囑、書寫紀錄、接新病人、協調病人出院準備事宜、處理病人緊急事件或不適……」可見專師的業務又專業又仔細，不僅要當醫師的得力助手，更是患者、家屬與醫師間重要的溝通橋梁。

幫病人做得更好的主導權

以前總常被叫醫師助理，現在才有一些民眾會懂得稱呼「專師」，郁梅強調，永保對工作的熱忱和好學的心，是把這份工作做好的重要的關鍵。「我們不一定和跟醫師一樣厲害，但可以找一些醫療處置的指引，真的沒有把握、不熟悉，就是請教主治醫師。」專師的壓力在於判斷，透過經驗的累積和不斷的學習，讓吳郁梅逐漸在這個領域游刃有餘。

郁梅分享一個印象深刻的個案，那是一位腦幹中風的七十幾歲阿公，意識清楚、體力



尚佳，但中風影響呼吸能力，因此是否要氣切讓家屬掙扎不已。「對阿公來說，切了也許就有機會生存下來，但不做的話，不能拔掉呼吸器，拔掉他可能就走了，但阿公的狀態沒有那麼差。所以你要跟家屬建立一個好的關係，接著跟他們分析氣切的利跟弊是什麼，我當時花將近快一個小時的時間跟家屬討論……」郁梅接著說：「專師這個身分，你可以幫患者想好他後面要怎麼做，然後當他按照你的步調配合，然後發現這對他來說是最好的安排、對他幫助很大時，你就會覺得很開心，這就是我們的滿足感，你會覺得很開心幫到他了。」

「比如中風的病人，家屬拒絕急救，那我們就會思考，該如何讓他在最後一段是好走的。要不要用一些藥物？如果他喘得很厲害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一些藥物來舒緩。當我是護理人員的時候，我沒有這個主導權，我只能建議『你要不要給他用什麼？』這時候如果人家拒絕我的話，我無可奈何。」多擁有一些「幫病人做得更好」的主導權，是讓郁梅以專師身分自豪的部分。

擔任專師已7年的吳郁梅，很明白專師在臺灣面臨的尷尬處境，但她並不認為這是劣勢。她認為，「人家說我們醫生不像醫生，護理人員不像護理人員，但是這也是好處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經過護理人員的洗禮，因此在開藥或替病人做任何事情的時候，我們能用護理師的角度、也可以用醫師的角度來看，如果夠用心的話，我們在 care 病人的『身心靈』的品質是比醫師來的好的。」

圖／余佳倫提供



無論是現在的專師還是以往護理師身分，吳郁梅不變的，是那份對患者的同理心，因為了解病患的苦痛，所以盡己所能的付出。「我覺得，不管是病人慢慢變好，還是最後離開了我們，我們就是 do our best，如此，不管今天是他離開了，或者是好了，我們也已經是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了。」

對的時間碰見對的事 心存感恩

「對我而言，我的人生、過程都很順利，就是剛好一個接一個坑這樣子！」護理職涯十多年經歷過同事紛紛離開、病房轉型的考驗、甚至主管離世……到因住院醫師人力不足而接手專師工作，又是單位唯一的專師，壓力超大，但每一位醫師和同仁對她的容忍和指導，她都點滴在心。郁梅好像習慣把一切轉成人生中好的養分，「我真的覺得我很幸運，因為一路上走來的時間就是剛好，對的時間碰到對的人，然後碰到對的職務。」

談到未來的規畫，郁梅考慮繼續攻讀研究所，她說自己還有很多思考薄弱的地方需要加強，因此即便再累，也想勉強自己完成，「可能你覺得這樣就好了，但是你有未來二十年要面對，你難道要這樣就好了嗎？」她認真的說，積極的眼神對自我的追求溢於言表。那郁梅都怎麼排遣工作上的壓力？「跟朋友去爬山、平日遛遛狗，我還滿享受一個人的日子的。」

「專師是可以做一輩子的事！」吳郁梅認為，專師的工作是思考重於技術，沒有體力耗損的問題，加上平時和患者的互動，即便是短短幾句關懷寒暄或閒話家常，常得到病人與家屬的正向回饋，都成為她享受工作和堅持下去的最大原動力。☺

圖／余佳倫提供

